



## 生活随笔

留一方菜地吧。在城市的角落里,在孩子的课本里,在少年的记忆里,让“耕种”不再陌生,让春华秋实走进生命。

## 留一畦菜地

□一禾

在老城区转悠,总能遇见几处被蓝色护栏包裹严实的地方。不必多说,那后面便是正待拆迁的旧迹。透过护栏的缝隙,望去,一片意料之外的绿意跃然眼前。

往前走几步,偶尔会遇上几个摆地摊的老人。鲜绿的毛豆、饱满的豆角、金黄的玉米……在她们面前一一陈列,在日光下泛着朴素的光。忍不住上前攀谈,才知这些都是她们亲手种的。

原来老妪们忙碌了一辈子,始终闲不下来,更看不得土地荒着。一见黄土裸露,就心疼手痒,非要除了杂草、点上豆种、架上竹竿不可。种玉米、种黄瓜、种毛豆、种青菜、种韭菜……她们不仅让一家人四季蔬菜不断,多出来的还能摆地摊换些零钱,给孙儿买几颗糖。

是啊,就是“见不得地荒”——这简单五个字背后,浸透的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勤劳。如今我们大谈有机蔬菜、绿色食品,许多人宁可花钱去超市买,也不愿像老一辈那样,把门前的荒地收拾收拾。

在办公室坐得久了,我们似乎忘记了:我们的根,始终扎在土地里。土地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源,失去了土地承载的现代文明,终将成为悬浮而贫瘠的存在。如今一些孩子,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,终日与手机、电脑为伴。书本里的动植物,他们只能通过平板电脑里的动画去“认识”。生命最原初、最直接的触感,正在从他们的体验中悄然消失。

那护栏之后沉默的土地,对某些人而言或许是不愿提及的禁忌,但对世代与泥土相伴的农人来说,那里生长着希望,结出的是果实,酝酿的是收获,维系的是生命——是上天的恩赐,是一刻也荒废不得的珍宝。

后有一日,路过一中学,偶然一瞥,竟在校园墙角发现了一畦菜地。瓜架整齐地搭着,几株绿蔬正安静生长。脑海里不禁构筑出一幅少年弄田图,那一刻,心里默默为这所学校点了个赞。

几年前,不知怎的迷上了养梅,一口气买了十几盆。可家中那个小花池,早已被母亲种满了辣椒、毛豆、韭菜和香葱——都是些实实在在的蔬菜。一时,还曾动过念头,想把母亲的菜园改成花园。现在回想,不禁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惭愧。

城市的绿地、苗木乃至农村的耕地,似乎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,唯独我们最熟悉的菜地,被遗忘了。

留一方菜地吧。在城市的角落里,在孩子的课本里,在少年的记忆里,让“耕种”不再陌生,让春华秋实走进生命。



## 农家风情

看!轻轻撕掉一点皮,放在嘴边一吸,就会吸到比蜜还甜的汁水,从嘴角一直甜到心里,那独特的甜味似珍藏的老酒,回味无穷。

## 豆荚初肥柿子红

□徐良观

深秋时节,大豆荚一排排挂满枝头,荚内的大豆胀鼓鼓的;绿里带黄的柿叶浓浓密密,一个个黄里带红的柿子犹如盏盏小灯笼,挂在浓密的柿叶间。

我家这棵柿子树是早年从猪舍旁移至门前东南侧的,至今已经40多年了。当田间大豆结荚挂满枝头时,也就是中秋节前后,这棵树上的柿子就渐渐熟了,累累的柿子压弯了枝头,有的藏在肥硕的绿色柿叶中,有的则从浓密的叶中探出头,露出了笑脸,经太阳一晒,率先红了脸的就是这部分柿子了。

柿子可以采摘了,还是从鸟雀们频频光临柿子树得知的。这些鸟有常见的白头翁、乌鸫鸟、杜鹃鸟、喜鹊,来得勤的主要有白头翁和乌鸫鸟,这两种鸟可以互不干涉同时在树上享用美味。灰色的杜鹃或者喜鹊在树上的话,白头翁和乌鸫鸟都吓得躲得远远的。鸟们靠着浓密柿叶的掩护,站在树枝上,对着红了的柿子,不停地啄食着,你看它们,啄一下点一下头,点一下头再啄一下,确保美味如数吞咽进腹,尽情地享受着柿子的美餐。清晨,天刚亮,柿子树上的枝叶就在不停地晃动,并传来“喳喳”“啾啾”“唧唧”的鸟叫声,真是那句“沙鸥径去鱼儿饱,野鸟相呼柿子红”的真实写照。

每到这个时候,我们就架起梯子,挎着篮子,攀高采摘柿子。挂在树顶的实在够不到,就索性留下让给鸟们吃了。

这时恰是秋分时节,天气不是很凉,正是吃柿子的最佳时节。一般的小方柿子都要到立冬时节才成熟,那时已经是“芦花雁断无来信,柿子霜红满树鸦”,不过吃柿子还是略寒。

柿子采摘回来了,还没有完全成熟,得在家里摆放一段时间,待它红透了,熟透了才能吃。柿子的红,是那种里外完全通透的红,那种红仿佛把柿子诱人的外表和甜甜的内涵展现得淋漓尽致,看到柿红,往往就使人垂涎欲滴。

熟透了的柿子握在手里软软的,内瓤全部变成了红里带黄的浓稠液体。我们就不吃柿子、啃柿子了,而是“吸”。看!轻轻撕掉一点皮,放在嘴边一吸,就会吸到比蜜还甜的汁水,从嘴角一直甜到心里,那独特的甜味似珍藏的老酒,回味无穷。

我家这棵柿子树无论大年和小年,柿子的产量都是比较高的,即使是小年,减产也是有限的。有的年景,结的柿子太多了,实在吃不下,妻子就将一部分送人,把一部分刚采摘的柿子切成一片一片的,晾在柴箔子上晒干,变成柿干。晒干的柿子吃在嘴里韧性十足,且甜津津的,虽然比柿饼稍逊一筹,但冬天或来年春天当零食吃还是绝佳的。

“农家九月堪留恋,豆荚初肥柿子红”。柿子树十分好长,没有桃树、梨树那么矫情,一年四季几乎不需要治虫,我家这棵柿子树除了施一点有机肥,其余基本就不要管理了,属于粗放型的,但到了秋天却向我们奉献出圆圆甜甜的果子。

柿子树是落叶灌木,春天发芽开出先白后黄的小花,夏天树冠如巨大的华盖,秋天果实累累。冬日,它的叶子虽然飘落,但它从不向寒冬屈服,而是在积蓄力量,以待来年开花结果。

晚风吹拂,有水的气息,是珠溪水的水;月光下泻,是时间的密语,一千年的花好月圆。

## 行走珠溪

□何云旺

在黄海之滨的这片平原上,若干以灶、仓、垛、场等命名的地方,因盐而生,也因盐而盛。

如果把这片平原比作盘,这些地方比作珠,那么真应了白居易的一句诗——大珠小珠落玉盘。伍佑,就是伍佑场,就是串场河畔、范公堤上的一颗明珠。

而珠溪,是伍佑场的一颗明珠。据说,因此地有溪曾盛产珍珠,而得名珠溪。那么,珠溪,岂不是珠上之珠?

伍佑,是大市区的南大门。好家伙,珠溪古镇在伍佑镇区的基础上,拆新除旧,修旧如旧,向一个“古”字出发,让一个“古”字发光,一点一点擦亮了这颗“掌上之珠”。

这是一个周五的黄昏,早早吃过晚饭。还上幼儿园的豆米,嚷着要去这去那玩,我提议,不如去珠溪。就去珠溪。

过了十五分钟左右,我站在珠溪古镇入口处——东西大街东首。沿着大道向西行,我一步步走进古镇深处。在暮色中,珠溪增添了几分梦幻,两边的商铺,不时让你眼前一亮,比如勾起你童年记忆的小铺。上小学的时候,我们那个不完全小学,唯独一次组织去镇上看电影,是坐着挂浆船去的,一路行水一路盼,至今藏在心海。

我们在一个开着蔷薇花的小巷口,拐进去。算是误打误撞,闯入珠溪的神秘处。正是蔷薇花开的时节,仿佛整个世界都是粉色的,心情也是。满架蔷薇一院香,是一种浩大。珠溪,独辟蹊径,设计了很多花草小品,多在巷口墙角围墙顶上,在蹙脚杳杳,在斗折蛇行的皱褶里,在被人遗忘的角落。这些小品,是点缀,更是画龙点睛。一丛蔷薇,一株紫藤,或是一棵梅树……在青砖黛瓦的底色上,或红或绿,或紫或黄,丹青妙手着古韵。

这时,夜空中飞过光影凤凰,一只红,一只蓝,豆米兴奋极了,在青石板铺就的巷子里,哒哒地追着。刚才还嘟囔着不好玩的,这会儿从这条巷子,追到那条巷子,也不喊累。不知不觉间,进了文曲巷。文曲巷,要算是最热闹的了,不算宽的小巷,略显拥挤地填满饮食男女,吃的喝的传统的现代的各式美食店,摆起长蛇阵,一家挨着一家,在灯火下,更加诱人。

从文曲巷过来,渐近西口,可听见橹声。

这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河,橹声就是从河上传来的。这是珠溪河,虽说已不是千年前最初的那个珠溪,但是一水千年,是不假的。因此,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这河就是珠溪。

橹声灯影里的珠溪河,是珠溪的另一页。沿着河岸两边走,也有很多店铺,可临河开窗读书或者看风景,也可以到文创店挑选所爱,也可以逛一逛伍佑食品厂,尝一尝老字号麻花、醉螺等,一饱口福。

市楼,在桥西。或者说,楼就是桥的一部分。

市楼高耸,如同巨人,一位历史的巨人。其一楼,如城门一般,与桥同宽,可以通行,站在桥上西望,楼西还有半条街呢,车水马龙,每一间店都灯火辉煌,那是珠溪的现代版缩影。

那么,如果站在市楼前的桥上,差不多就是站在东西大街的中点,也差不多就是珠溪古镇的中心点了。在这个位置上,同时在陆上,也在水上。向南向北,可聆听珠溪水语;向东向西,可观赏伍佑古今。如果把市楼看作一位老者,那么他就是千年古镇的守护人。

市楼前的这座桥,夜幕中我虽没有细瞧其姓名谁,但是我无法不去记住它。因为它不仅是桥,还是一个天然的戏台。是晚,正有古戏表演呢。这些年轻的演员,均不着古装,一如日常,置身其中,仿佛我们自己也成了戏里的一分子,不知不觉,沉浸其中。

晚风吹拂,有水的气息,是珠溪水的水;月光下泻,是时间的密语,一千年的花好月圆。

在这一刻,我只想写下:珠溪,我来过。

作者简介:文学爱好者。

